



2007中国最佳
杂文



太阳鸟文学年选

主编 | 王蒙 | 分卷主编 | 王乾荣

辽宁人民出版社

I267.1/9
:2007
2008



2007中国最佳
杂文



太阳鸟文学年选

主编 | 王蒙 | 分卷主编 | 王乾荣

辽宁人民出版社

© 王乾荣 200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7 中国最佳杂文 / 王乾荣选编.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8. 1

(太阳鸟文学年选 / 王蒙主编)

ISBN 978-7-205-06290-3

I. 2… II. 王… III. 杂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1166 号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电话: 024-23284324 (邮 购) 024-23284321 (发行部)

传真: 024-23284191 (发行部) 024-23284304 (办公室)

网址: <http://www.lnpublish.com.cn>

印 刷: 沈阳百江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56mm × 227mm

印 张: 25

插 页: 1

字 数: 358 千字

印 数: 1~7,000

出版时间: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陶 然

封面设计: 感觉空间工作室

版式设计: 王珏菲

责任校对: 吴艳杰 蔡桂娟

书 号: ISBN 978-7-205-06290-3

定 价: 34.00 元

序

用杂文透视中国病

◎ 王乾荣

有家传媒，给一百年后的人出了个题：一百年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这题虽然是供一百年后的人领略的，却要当今一些“重量级”名人来回答。我认为也可以发动“中量级”或“轻量级”的人与“重量级”一起答这个题——人因其“分量”不同，看世事的眼光便各异；即使同一“量级”，目光所及，也各有所限嘛。

把这各色人等的答案，汇总一处，藏于密室，传诸后世，或许一百年后的人将看到一个一百年前的、正史之外的“中国”的大概“样子”。

“重量级”们是如何教后人认识现今“中国的样子”的，我基本不知，只在了一本杂志读到其中一位周姓学者的“有趣”描绘，摘引如下：

“有趣的是，你们会想象不出，这是一个多么无趣的时代。我朝四周看，看见人人都在忙碌，脸上挂着疲惫、贪婪或无奈，眼中没有兴趣的光芒。

我看见老人们一脸天真，聚集在公园里做儿童操和跳集体舞，孩子们却满脸沧桑，从早到晚被关在校内外的教室里做无穷的功课。

我看见学者们繁忙地出席各种名目的论坛和会议，在会上互选为大师，使这个没有大师的时代有了空前热闹的学术气氛。

我看见出版商和媒体亲密联盟，适时制造出一批又一批

畅销书，成功地把阅读由个人的爱好变为大众的狂欢。

我看见开发商和官员紧密合作，果断地将历史悠久的古建筑和老街区夷为平地，随后建造起千篇一律的大广场和高楼群……”

这位有趣而烦恼的学者强调，他“看见许多有趣的事物正在毁灭，许多无趣的现象正在蔓延”。不过他没有更多地具体地列出濒临“毁灭”或正在“蔓延”的“现象”，大概是举其事者要求的篇幅有限，或者他老先生有所顾忌吧。照此思路，对于这样的现象，我想很多人都可以大把信手拈来。比如——

有人肯定看见，咱们的 GDP 噌噌跳高，可青山绿水不再，资源屡遭劫掠。

有人肯定看见，风光的“中国制造”行销全球，国家外汇储备位居世界前列，其中的“生命补贴”详情，却只有那些工作条件很差、工薪待遇很低的劳动者知悉。

有人肯定看见，贪官污吏层出不穷，数以亿计国家财产尽入权贵者私囊，山沟里的娃娃却念不起书，有的手握录取通知书含恨自缢。

有人肯定看见，穷乡僻壤壮汉娶不上媳妇，蜗居于简易工棚的民工一年到头只能和妻子团聚一回，新贵阶层却不仅攀比谁买的别墅更高档、轿车更豪华，而且标榜谁包的“二奶”更漂亮，谁生的孩子有多少了。

有人肯定看见，同一事故中遇难者虽有同样的不幸，赔偿却是“贵人”贵价，“贱人”贱价。

有人肯定看见，在科教文卫领域，如周先生说，“大师”满天飞，大学尽“一流”，市长、县长们一个个都戴上了博士帽，却没有一个人摘得半个诺贝尔奖。

有人肯定看见，城市的道路越来越宽阔，各种交通工具越来越漂亮，宝马奔驰耀武扬威，学生上学、工人做工却无法准时到达学校工厂……

如此对比鲜明、反差极大的现象，均可谓“中国病”，几乎可以无穷地罗列下去，再说，便不由使人颤栗，诚惶诚恐了。

那么，也肯定有人看见艳阳皓月，莺歌燕舞，笑逐颜开，巨人崛

起，乃至由此引发的“中国威胁”聒噪——该“论”虽然发自境外，却也是“中国的样子”的投影。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眼光，但是谁也没本事“另眼相看”出一个全面的详尽的现今“中国的样子”以供后人饱览——谁也不要有这样的企图。杂文家以尖锐的，有时甚至是独特的眼光察看世事，他们笔下的现象，往往是灰暗的。所以我觉得上述这位周学者颇像一个杂文家——这也是“中国的样子”之一瞥，好像人人都成了自持批评武器、满肚子不合时宜、总喜欢说三道四的杂文家。不招人待见的杂文家多了好啊，说明现今中国处于一个人们可以畅所欲言，并且不以言获罪的时代嘛。当然真正刚肠烈火、直面现实且富有理趣的杂文家，还是少之又少。

杂文家不是看不见光明面，只是从鲁迅以来的杂文传统融化在他们的血液里，使他们无法从扎眼的污秽中寻出闲适来，就注定了他们大多要做“挑剔者”，诚如陈四益先生在《“陈文丁画”谢幕辞》一文中说：“唱赞歌的人已经太多，社会缺少的倒是关注并揭示社会缺陷的人。”注意啊，“关注”是第一步，要害即在于“揭示”——这可不是任何一个想做杂文家的人能够做到的。

所谓揭示，就是拿思想的“伦琴射线”去透视，显出世间这具“肌体”上的诸多“病灶”。原先有喻杂文家之笔为“手术刀”的，我以为不确。显示病灶已经了不起了——这是需要穿透力的，也是确诊和疗救的前提。确诊既属不易，非杂文家之所能，如何疗救，杂文家所开方子更是有限，换言之，“敲边鼓”者什么时候也救不了世。

什么叫“穿透力”？就是突破障碍达于一定深度的能力。比如很有些风光无比、行销全球的“中国制造”，你能透视出它们是环境恶化、工人完全处于亡命状态下的产品吗？而这种穿透力，没有深入社会实际的做派，没有对劳动者的深沉眷顾，没有为民众发言的情感倾向，没有一点正义感和抗争精神，是无法获得的。鲁迅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我以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敌，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杂文家应该是这样的“证人”。

如今一些把持话语权的新贵、既得利益者，替暴发的“大腕”、“大款”和为富不仁者当走狗帮闲兼代言，为施与他们肮脏实惠的腐

败官僚帮忙兼呐喊，却动辄把“抢占道德高位”的势利帽子，扣到说真话的人身上，而杂文家首当其冲。杂文家虽然声音不够洪亮，虽然遭逢如此污蔑奚落，能不勇敢地、坚韧地、一点一滴地开拓弱者言说的空间吗！杂文家就是要透视当今中国的社会病，至少不让自诩“主流”而歪曲、亵渎主流的那帮家伙一手遮天，继续毫无节制地瞒和骗吧！令这类自我感觉极好且霸气十足之人有所忌惮，乃至气急败坏，便是弱者的胜利，也是杂文家的胜利——可怜的小胜，总比眼看着以邪干正而丝毫无可奈何，被坑了还忍气吞声让人家当傻瓜强。

英国诗人柯柏说：“痛苦的诗中有欢乐，这一点只有诗人知道。”我说，杂文也是“诗”，痛苦的杂文中也有欢乐，这一点只有写杂文的有过体验。尤其现在，写一篇文章，将正义感甚至自己的抑郁情绪，宣泄出去，很快便能见诸报刊或网络，引来千万受众阅读，甚至有人回应，及时产生反响，如此这般“与袭来的苦痛捣乱”（鲁迅语），作者无疑可获得一种精神上的小小补偿和适度快感。我觉得杂文家有点像正义在胸，特别爱“捣乱”，并且已经不屈不挠地跟铁道部、税务局等显赫衙门打过七场基本上输掉的官司的觉悟公民——郝劲松。郝劲松还曾为区区五毛钱不合法如厕费，把北京地铁告上公堂。他说：“在强大的力量面前，人们往往除了屈服别无选择，但是我不愿意。我要把他们拖上战场。我不一定能赢，但我会让他们觉得痛，让他们害怕有十几二十几个像我这样的人站出来，让他们因为害怕而迅速地改变。”“迅速地改变”？也许是一相情愿。但是，我不相信那些一贯横行无忌、以言代法、说一不二的庞大被告，骤然间遇上这样一个小小刺头儿，仍能够神闲气定，没事人一样，一点儿也不觉得“害怕”，不觉得“痛”！对他们来说，这至少是一种“麻烦”——哪怕他们极度地不情愿面对。郝劲松用法律武器透视中国社会病，杂文家就用笔，或曰X光吧。

这样的透视，不是叫杂文家赤膊上阵，大呼小叫，却需要杂文家的思辨之光。虽然社会转型，生活色彩纷呈，瞬息万变，总有些底色不变；虽然人心不古，思潮泛滥，四处奔涌，脉络就那么几条。透过浮尘的眼，方能窥探到底色；纯情至性的目光，才能找到真善美。好的杂文家所经心的，大略是观察和揭示，并从中体现“思想之美”，而不是大言武断，不是教训谁——他没有必要自告奋勇去做别人的义

务导师，更没有资格教训人。况且显影社会，本身即寄寓了教训。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只有不配教训人的人，才喜欢教训人呢。杂文家于是在发现社会的同时，发现自己。对于社会不公、贪赃枉法，杂文家也不精于，或者没有精力像郝劲松那样去打官司。我喜欢本文开头说到的那家传媒的创意，这也给了杂文家一个提示——通过笔锋的透视，忠实地给当今社会的某一侧面、某一杳晃定一个格，反过来也给自己立此存照。这个未经粉饰的“格”，或许能与“重量级”们的描绘一起，为未来人们认识他们的先人及其处境，聊有所补。或者如鲁迅所说，这法子“倘有力，便又一转而影响社会，使有变革”——此取法乎上也，则更有意义。

我还要引周姓学者的一句话，他说他“不得不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无趣的时代”。何止“无趣”啊！他又对后人说：“不过，我相信，对于一百年后的你们来说，凡此种种已变得不可想象。在你们的时代，孩子们会有快乐的童年，大人们会有健全的常识，兴趣而非功利成为生活的动力。当我在此时对你们说话时，唯这样的展望使我感到了些微的乐趣。”可如果我们逃避现实，连一鳞半爪地给后人老老实实画一幅现状图也不能，让幸者和不幸者共同沉溺于目下的狂欢之中，而幸者愈幸，不幸者愈加不幸，周先生对于未来社会的畅想，还会实现吗？希望是穷人的粮食，把这“些微的乐趣”吃下去，转换成咱们的动力吧。

不过既然处于这样一个无趣兼有趣的非凡时代，有些小布尔乔亚式的杂文家爱发一些“不咸不淡闲话或爱恨缠绵怨语”（陈四益语），无妨，也自然，或许这本身即是“中国的样子”的一点儿写照。

目 录

序 用杂文透视中国病	王乾荣 (1)
阿 敏 穿上“行头”就完事大吉了?.....	(1)
安立志 将太阳作为月亮的一部分“批发”	(4)
白 驹 “新社会的裹脚布”	(7)
毕淑敏 最简单美容法	(9)
陈 仓 半部《论语》治不了天下	(11)
陈 章 “无情对”或可传情	(14)
陈长林 阿炳在世丢饭碗吗?	(16)
陈鲁民 人话	(18)
陈四益 “陈文丁画”谢幕辞	(20)
椿 桦 央视比郭德纲更会演相声	(24)
狄 马 无权势者的睡眠	(26)
范敬宜 “敬宜愚兄，你好!”	(29)
冯日乾 问君能有几多愁	(32)
冯远理 让“胡话”远离生活	(35)
符 号 厕所“万花筒”	(38)
高 低 人一堕落，连鞭毛虫都不如	(41)
高尔泰 将进酒	(43)
高红十 一路走神儿	(45)
瓜 田 韩国人，你冒什么傻气?	(48)
郭庆晨 恨不得脸上刻个“阔”字	(50)

郭松民	皇帝的尾巴和学皇帝的人的尾巴	(52)
郭兴文	“我没有‘经济学家’无耻”	(55)
郭怡安	摩登洋泾浜	(58)
郭振亚	“狐狸精”是“情色符号”吗?	(60)
韩浩月	余秋雨的“婉约”作风	(62)
韩小蕙	享受生活吧,用幽默	(64)
何三畏	昙花一现“说清楚”	(66)
和菜头	人人都爱刘德华	(68)
洪巧俊	城市人终于想起了农民	(70)
黄 波	宁为“愤青”,不做“犬儒”	(72)
黄 霞	“耶稣是革命家,我也是”	(74)
黄一龙	中华民族到了最什么的时候	(76)
季羨林	我的不安分,我的美人观	(79)
蹇庐氏	“华夏第一祖龙”现身:与政府“无关”	(82)
江曾培	将大活人注销为“死魂灵”	(85)
姜伯静	刘翔在北京输了怎么办	(87)
姜明安	论“铁腕”官员之“铁”	(89)
蒋 萌	听说过“首席道歉官”吗?	(92)
蒋元明	“二锅头先生”的搞笑和鲁迅妈妈的幽默	(94)
蒋子龙	谁愿生一副“癌性格”?	(98)
焦 加	预知死生	(100)
金陵客	孔子不知“儒服”	(103)
金一南	应从小知道在烈士墓前流泪	(106)
景 迅	“你试着改一个字看看!”	(109)
考 生	拿根大棒狠狠打在头上	(112)
孔 曦	“艾”死事小,失节事大?	(113)
雷 颐	“名词”乃日本名词	(115)
黎 明	老外为啥这么较真?	(117)
李 辉	博士叫诗仙“吃软饭”	(120)
李北方	抹去背景的半吊子幽默	(122)
李国文	没出息,没起子,很无聊,很委琐.....	(124)
李景阳	由“正说”想到“正吃”	(128)

李兴濂	采访毛泽东	(130)
李燕军	自病自诊	(133)
李忠志	地球上得不到的，从星空找	(135)
理 钊	“人学”是怎样丢失的	(137)
廖保平	附在狮子身上就以为是狮子	(140)
林 希	先请文学批评洗个脸	(142)
刘 齐	痛恨	(145)
刘吉同	公祭为什么这样滥	(148)
刘绍楹	世界大公司一旦进入中国	(151)
刘县书	猴子也有平等观，人呢？	(153)
刘兴雨	他拿出代表证晃了晃	(156)
刘运辉	没有方言伴奏，就	(158)
柳 萌	心无旁骛不显老	(160)
卢周来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上帝	(162)
鲁 军	“茶水”是如何“发炎”的	(165)
陆士华	如果家里进了贼	(168)
闫丘露薇	忍看股票成废纸	(170)
马亚丽	作为领导的如来佛	(172)
梅桑榆	双重标准的人	(175)
缪 哲	不是一个“傻”字能了之的	(177)
潘采夫	像卖脑白金一样卖《论语》	(180)
潘德东	长城的“粉丝”	(182)
潘多拉	假如官员对“丑照片”不满意	(185)
彭 俐	比王冠更高的真理	(187)
彭 林	北京奥运，我们行哪国礼仪	(189)
彭大方	四字见大师	(192)
秦 海	对袁隆平说“风凉话”的人惭愧了吧	(194)
清风识字	何家栋和陈良宇：谁是共产党	(197)
曲维龙	良人不如恶犬	(200)
阮 直	“英雄”一多美女就多	(203)
商子雍	玫瑰铿锵过吗？	(205)
邵燕祥	“掩耳盗铃”解	(208)

沈 栖	外国官场多有窝囊事.....	(210)
盛邦和	健康情趣从哪里来?	(214)
盛大林	当小偷行善的时候.....	(217)
十年砍柴	现代中国尚有多少“远村”	(219)
石 飞	警察变“家丁”	(221)
舒 芜	贫下中农应该根本看不上地主婆	(224)
宋志坚	“曲线”说话	(227)
宋子牛	过去很痛快,如今爽歪歪	(229)
苏显龙	谢谢厦门大学这个“泳池”	(231)
孙立平	娃的裤子炸线了	(233)
孙振军	做“文明人”还是做“王八蛋”	(235)
唐德亮	“权牛”的胃口	(238)
滕朝阳	把反腐玩成游戏	(240)
童大焕	在冰冷的社会面前	(242)
汪金友	像鸭子一样趴在地上	(245)
汪涌豪	我们如此虚荣	(247)
王 琳	怎么对付“臭规定”	(249)
王春瑜	谈古论今剽窃考	(252)
王国华	做元凶最舒服	(255)
王景山	我和电脑的恩怨	(257)
王乾荣	北大跟我做生意	(259)
王石川	文学再一次被调戏	(261)
王重旭	很多贪官都在自己举报自己	(264)
韦洪乾	公检法的“瓜分”	(267)
魏得胜	去农村,干什么?	(270)
魏剑美	用最好的纸出废书	(273)
魏书生	中国家长身上藏着十把刀	(275)
魏英杰	都云“选手”痴,谁解其中味?	(278)
邬四毛	还是风花雪月的好	(280)
吴冠中	路	(282)
吴营洲	曹雪芹的“迷”与“悟”	(284)
吴志实	到山外找姐姐去	(286)

伍立杨	文化脱水的病灶	(288)
肖复兴	包子皮还在, 馅变了	(290)
熊培云	一根拉链可以敞开多少年?	(292)
徐 冰	吴市场的美妙“市场”	(295)
徐 强	为自己的主义招致信徒	(297)
徐怀谦	炎黄很生气, 诸葛亮很着急	(300)
徐迅雷	五步笑一百步	(302)
许身健	演戏才需穿行头	(306)
薛 涌	不管干什么, 写作是成功的基石	(309)
鄢烈山	评论政治人物应“意在笔先”	(312)
严 瑤	“秀”给谁看?	(314)
严宝康	棒杀张艺谋	(316)
阎 纲	总有那么一天	(318)
杨 伟	不打不成才	(320)
杨沛霆	管人·管己·做人	(323)
杨学武	主义不一样, 广场也不一样	(325)
叶匡政	刘心武证明了“红学”是一门伪学	(327)
叶延滨	关于情人的另类解说	(329)
叶志军	一百一十年, 北大被人津津乐道什么?	(331)
佚 名	中国历史在外国试卷上搞笑	(333)
佚 名	在美国, 你最怕什么?	(334)
佚 名	“麻脸女人做的豆腐”这道菜	(336)
张 闳	是“狗屎”是“垃圾”无碍, 钱最紧要	(338)
张建伟	先冤于古赃官, 再屈于今教授	(341)
张结海	乱穿马路很安全	(344)
张天蔚	向王朔致敬	(347)
张卫平	军服上突然出现花花绿绿的标志	(350)
张心阳	俄罗斯人怀了一下旧	(353)
张雨生	人心的回归	(356)
张召忠	开博有什么用	(359)
赵健雄	而已而已	(361)
赵启正	微笑——无需翻译的语言	(363)

郑连根	不要让美女坐到怀里	(364)
直言了	让眼睛充满光明	(366)
钟 伟	经济学者的言语边界	(370)
周 实	说话	(372)
周士君	排污式“忏悔”	(374)
朱健国	来自老百姓易，回到老百姓难	(376)
朱铁志	如果我死.....	(378)

穿上“行头”就完事大吉了？

◎ 阿 敏

中国人对于自己国家形象的关注，从来没有到过今天这样高的热度。“仓廩实而知礼节”。在“仓廩”不实的时候，国人对于国家该是何种形象的思考好像全被“争气”二字所代替，造出了一颗卫星或拿了一块金牌，所有舆论的重点和中心，都集中这两个字上。“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大约就是那时追求的“形象”境界。这当然不能说有什么不对，但到底还是一种拿自己某一点的优势与富人攀比的穷人心理。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从蓄势到强劲飙升，只用了短短二十几年，所取得的成就，却震惊了整个世界。在“仓廩”相对过去“实”了许多的情况下，重塑国家形象，便成了国人的精神诉求。在一片热议之中，不乏好的见识，但有一种主张很值得商榷：像包装产品一样来打造国家的品牌形象。

提出把国家作为产品来包装，无非追求一种“速成”效果。为什么想“速成”呢？都因为我们得到的东西来得太快。一方面，中国的GDP增长一直位居世界第一方阵，中国制造的产品遍布全球各个角落，外汇储备已达上万亿，不仅是体育大国，还有许多“大国”的称号也当之无愧；有些人跑到发达国家转了一圈，觉得北京、上海的高楼大厦跟那儿比相差不多，洋人们使用的手机甚至还不如咱们的精巧，不免沾沾自喜；另一方面，中国人的口碑、中国的形象，在世界舞台上的改观却没有与经济成就相匹配，离心中自我设定的预期高度有不小的距离。所以，想通过包装的办法，希冀用标牌化、符号化的手段，在短时间内改变别人的印象。他们已等不及甚至不能容忍一点一点地、循序渐进地改善中国原有形象的速度了，其迫切的情状颇似乍富者急着忙着张罗置办一身体面的行头。

可是，改变一个国家的形象，是不是靠穿上了一件好“行头”，就完事大吉了呢？

“包装”，对于一件商品也许非常有用，能够令它身价倍增，这自有其中的原理；尽管如此，它也必须以商品本身的质优量足为前提，否则漂亮的“包装”就会成虚假的代名词。国家的形象，说到底，也完全在于本身的“质量”，这一点上倒与商品的质量要求相同。可是质量是靠“包装”得来的么？

如果用客观的、全面的眼光，特别是站在世界格局的角度来审视我们国家的“质量”，我们在自豪于中国经济成就的同时，还有许多问题应当正视的，而且正是这些问题在对我们国家的“质量”造成了负面影响，如环境恶化、就业困难、医疗昂贵、道德下滑、产品质量不过关、食品安全令人担忧、许多官员不够廉洁，等等。在未较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只能说，我们国家的“质量”还不够高，无论穿上怎样鲜亮的“行头”，要改变别人的看法都只是一相情愿。国家形象的好与差，表现在外，根子在内。乱吐痰、不按秩序排队成为中国人一个“著名”的毛病，就是道德教育、公共管理不到位的恶果。

此外，有些事情也不是通过“包装”就能够了结的。英国外交政策中心的一项研究认为，“中国人对自己的看法同外部世界对它的看法相差很远”。这是着眼点不同导致的，一个问题，一方看轻，一方看重，就会出现这种分歧。要别人随同自己，放弃“看重”的立场改为“看轻”，是很不容易做到的，这里有很深的利益关系，不可能通过“包装”自己，就能化解矛盾。一个国家的经济崛起，不可避免地要打乱国际原有的利益秩序。日本经济的异军突起，其产品充斥全球，欧美国家的利益无疑受到了损害。于是美国人语含讥讽把日本人形容为只会做工的蚂蚁。日本是美国的“铁杆”，涉及国家利益，也照样开骂。中国的经济发展，让发达国家感到了压力，我们想给它们一个好形象，靠“包装”恐怕根本无济于事。国家间的利益，彼此只有最大程度上的互惠互利，而不存在没有摩擦的互惠互利。我们需要分清的是，哪些利益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哪些冲突不是不可避免的。比如，我们的产品因为价格低廉让世界各地的消费者享受到了实惠，是不是的确也应该在产品的质量上做一些提高呢？在这一点上，人家抓我们的小辫子，我们是无话可说的。眼下我们最需要做的，就是实实在在把本应该做好的事情做好，少让人抓一些把柄。

在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我们还要多一点“人类意识”。例如把资源消耗降到最低程度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而今，“地球村”的概念已深入人心，它不仅是一个环境生存概念，还是文化概念、政治概念。塔利班炸毁巴米扬大佛，按说这事与其他国家的物质利益无关，也不会影响法国或德国任何一家超市的菜价，可世界舆论不都给予一致的谴责吗？我们在为经济发展的本身需求注入动力的时候，也应多留意一下，我们的文化遗存保护得怎样，我们的山河是否美丽。

现在我们有了一点资本可以向世界表明我们的价值，可以适度地搞一些文化交流，多亮一亮相，为世界和平与美好花一些钱，这都是应该的。但像商品广告那样，集中火力在国际上“包装”自己，以求达到“明星出炉”般的吸引眼球的效果，说轻点是不自信，说重点是不自重，有失一个大国的体统。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我们的文化自有一种雍容的气度，不论今后中国的发展如何出色，即使在某一天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也不应去搞什么“包装”，“雍容气度”应该永远是中国形象的背景色，一切与“背景色”不协调的浮华和喧闹都应远离。

原载《环球时报》2006年12月15日